景宋本禮記正義

十二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

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爲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　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爲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　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爲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　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　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云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

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爲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畜藏與民爭利　注詩云至伊糾　正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爲笠緇布爲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　注戒諸至利也　正義曰天子可蓄聚斂藏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不可蓄藏蘊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方有祭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

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　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　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内年穀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愼民財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愼財物也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内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

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 注 蜡有至八也 正義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 注 詩頌至百禮 正義曰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豐年多黍多稌故爲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 注 息民至必矣 正義曰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巳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爲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

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言禮以異爲敬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

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武萬舞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

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牲陽也庶物陰也

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

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醯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

菹至之道也偏明諸侯祭祀之禮　恒豆之菹者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産之物也　加豆陸産也者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陸地産生之物而爲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　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魚醢是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麷蕡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産甚多也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　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注此謂至云也　正義曰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

朝事及饋食俱爲恒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醢悉用陸産與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麕臡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臡其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箈菹等非陸産也鹿與醓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蜃蚳醢蜃爲水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緫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　先王至義也　此以下摠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　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　而不可好也者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秉服以爲褮好也　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　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　而不可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供事神明之道不可回便以爲私利也　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　酒醴至后宜　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　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　疏布之尚者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是也　蒲越稾鞂之尚者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上也　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稾鞂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　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貴其質而巳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巳故用玄水疏布稾鞂之屬　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　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

義也 注 尚質至鄂也　正義曰尚質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則玄酒明水之尚及疏布之尚是也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者周禮秋官司烜氏文也云蒲越稾鞂藉神席也者今禮及隋禮稾鞂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俱藉神也云幾謂漆飾沂鄂也者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幾爲沂鄂也 注 牲陽也庶物陰也　正義曰案宗伯云以天產作陽德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也動物故爲陽也庶物陰也者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爲陰也然聘禮陳醯醢醯在碑東醢在碑西鄭云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與此不同者醯是穀物所爲其體清輕故爲陽也醢是肉物所爲肉有形質故爲陰也文各有所對故不同也　黃目至外也　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爲目是也　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者解用黃目之義

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絜淨也　注黃目至上也　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也　祭天至斷也　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産及聲和之義　貴天産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産自然故云貴天産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　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　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冠布齊則

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也冠而敝之可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東序少北近主位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

貌爲玄冠也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

德之殺也言德益厚官益尊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各依文解之 ○冠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皇氏云冠義秖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 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

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湥之爲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　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緌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　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注始冠至冠也　正義曰鄭云此者解經始冠之義始冠者謂三加之時以緇布冠爲始故云先加緇布冠先加即始也 注大古至古也　正義曰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緌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駁時人加緌也引雜記文者證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則緇布冠有緌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

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 注 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 正義曰唐虞既用之爲齊冠三代改唐虞之制齊冠不復用之以委貌章甫牟追三代去緇布冠其唐虞白布冠三代用之爲喪冠緇布冠既棄而不用所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者彼謂儉且質故著古冠耳 注 東序至位也 正義曰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 注 醮於客位尊之也

正義曰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 三加彌尊喻其志也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

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注 始加至爵弁

正義曰此皆約士冠禮文案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于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于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

注 重以至呼之 正義曰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 委貌至素積

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之形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

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　周弁殷冔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

注常所至冠也　正義曰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謂委貌爲玄冠

注齊所服而祭也　正義曰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

無大至之有　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爲正所以五等並依士

禮冠子也若試爲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
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
行士禮　而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
昏五十乃爲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
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
夫冠禮所由也　注　言夏至冠禮　正義曰諸侯雖有幼
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
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者明
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
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爲四加也皇
氏云諸侯亦三加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
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
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
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
禮　注　儲君至貴也　正義曰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
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

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爵也　死而至無謚　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為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謚是為記之時加謚故云今也　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者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謚謂不制謚也　注周制至謚耳

正義曰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卜國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　禮之至下也　此經所論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義理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

之事也　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　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之義　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同姓或則多相褻也　幣必誠辭無不腆誠信也腆猶善也　告之以直信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事猶立也　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

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言聚麀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先王若大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先者

車居前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從謂順其敎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私猶言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明當爲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各依文解之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者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胤生焉此與下昏禮爲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　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　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　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賓之傳辭

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許飾也 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
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 信事人也者事
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 信婦德也者言貞信
是婦人之德 注此二至信也 正義曰二者謂辭也幣
也辭不虛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
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
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
兼之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鴈也章明也壻親迎
入門而先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
有分別不妄交親 壻親御授綏者案昏禮婦降自西階
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 親之也者謂壻御
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也故云親之也言壻所以親其
婦者欲令婦之親已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 玄冕至
敬乎 玄冕齊戒廣陳敬事也玄冕謂助祭服也五冕通
玄故合爲玄冕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
自整勑也 鬼神陰陽也者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

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
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者釋所爲者
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親迎也妻爲內王故有國者是爲
社稷內主也始此嗣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
可以不致敬乎言宜敬也 注玄冕祭服也 正義曰案
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
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 器用陶匏
尚禮然也者謂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
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皆
是天質而自然也 厥明至餕餘者厥其也其明謂共牢
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
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餕婦餕餘謂舅姑食竟以
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 私之也
者解婦餕餘義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
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
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餕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

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閒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于北墉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士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者昏禮所以不用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尚謂先薦之爓或爲腯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

詔告於天地之閒也滌蕩猶搖動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巳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

求諸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尚庶幾也祊之爲言倞也

倞猶索也倞或爲諒 肵之爲言敬也 爲尸有所俎此訓也 富也者福也 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首也者直也 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植也 相饗之也 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 嘏長也大也 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 尸陳也 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幽謂血也 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純謂中外皆善 血祭盛氣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 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

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涚齊貴新也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幭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爲汎齊凡涚新之也新之者敬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割解牲體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謂事祖禰稱曾孫

某謂國家也〔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爲䐶〕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縮酌用茅明酌也〔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

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親成
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
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昬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爲酌也

醆酒涚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

汁獻涚于醆酒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猶若也澤讀爲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宅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

祭有祈焉祈猶求也謂祈福祥

求永貞也有報焉謂若穫禾報社有由辟焉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　血腥爛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爛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爛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　注尚謂先薦之　正義曰言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爲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

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致神始以埋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以腥爲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爲陳饌始於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　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　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　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以先奏樂之義言天

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　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　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矣合爲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　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爲瓚之柄也瓚所以㪺鬯也玉氣絜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　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

也此謂饋食時也　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
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　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
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
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
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閒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
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　注天子至燒之　正義
曰知此經所云天子諸侯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
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
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
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
孰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
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有蕭及
脂黍稷合馨香也　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
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
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
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主乃親洗肝

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　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　注 謂朝至北焉　正義曰謂朝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

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 注制祭至
氣也 正義曰知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
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
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
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 直
祭祝于主者直正也祭以薦孰爲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
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是也 注謂薦至心耳 正義曰知薦孰時
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
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 索祭祝于祊
者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祝官行祭在於
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
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
祊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
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
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

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 注 廟門至名也 正義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旣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 或諸至者與此解索祭爲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 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 祊之至陳也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

注爲尸有肵俎　正義曰案特牲少牢設餕之後尸祭餕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餕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　注人君至備也　正義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者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注訓所至犆也　正義曰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　相饗之也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餕　注特牲至祝饗

正義曰引特牲者證饗尸時節延尸初入主人拜妥尸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與啐之　嘏長也大也者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注尸或至非也　正義曰此經尸爲陳諸本尸爲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爲陳故云非也　毛血至道也此　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

肉裏羙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
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
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　血祭至主也此是堂上制祭
後又薦血腥時也　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爲氣
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
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祭黍稷
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
而祭故云加肺也　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
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
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内水又屬
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
陰也　取膟膋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
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
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
報陽也者言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
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爲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明水涚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涚猶清也謂泲五齊使清故云涚齊所以設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絜之義也　凡涚新之也者釋涚齊之意言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絜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絜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注祭黍至酒也　正義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爲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爲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

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　注與蕭至稷也　正義曰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前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膟膋兼有黍稷故云亦也　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　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

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　祭稱至家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禰爲言　以

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

注謂諸至而已

正義曰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注文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上士也　祭祀至讓也者解爲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善也庾氏云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腥肆爓腍祭者肆剔也腍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煑孰故云腥肆爓腍祭也　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

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之心不一耳　舉斝角者斝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　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　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　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　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也　縮酌至酒也　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　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泲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和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

注謂泲至酌也　正義曰謂泲醴齊以明酌者言泲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以醴比盎齊醴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泲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者以別器泲之泲訖取之以實尊彝也言彝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爲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爲酌凡以爵行酒亦爲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實爵與人皆稱爲酌也　醆酒涗于清者醆酒盎齊也

涗沛也謂沛之以清酒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
沛謂沛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醍齊沈齊沛之與醆酒
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緹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舉
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記者
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 注 醆酒至相得
正義曰醆酒盎齊者周禮云盎齊涗酌此云醆酒涗于清
涗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知
醆謂盎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
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　汁獻涗于醆酒
者獻謂摩莎涗謂沛也秬鬯之中既有煑鬱又和以盎齊
摩莎沛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沛之以醆酒也 注 不以至
尊也　正義曰既以事酒沛醴齊清酒沛盎齊則沛秬鬯
應亦用三酒今沛秬鬯乃用盎齊故云不以三酒沛秬鬯
者秬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沛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
事相宜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者猶若也明
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

與醆酒等皆泲於舊醳之酒謂以舊醳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泲之作記之時其事如此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涉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於舊醳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 注天子至毒也 正義曰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泲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醳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爲薄故用薄酒泲此清酒爲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泲之故國語云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清酒泲於舊醳之酒 祭有至辟焉 正義曰有求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兵罪戾之事 注辟讀至疾也 正義曰祭既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唯有攘除凶惡故解爲弭災兵遠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

齊之至祭者　正義曰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解思陰義也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爲親而祭故云所祭者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居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六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七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內則第十二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令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

或兼職焉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此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　后王者后君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　命冢宰者若天子則天官爲冢宰若諸侯則司徒爲冢宰今記者據諸侯爲文命此司徒之冢宰　降德于衆兆民者降下也德教也諸侯命冢宰降下教令於羣衆兆民也既據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此經雖以諸侯爲王雜以天子言之故又稱王又稱兆民也注后君至職焉　正義曰后君也釋詁文云萬億曰兆者依如筭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爲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周禮是天子之法每云萬

民者據畿内言之或可通稱也鄭引此者明天子諸侯之異經云兆民互明天子也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者欲明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不得獨云冢宰云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者今此内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者此明司徒兼冢宰之事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盧氏云后謂天子之妃者若是后妃唯主内事不得降德于衆兆民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此經論教訓法則是司徒所掌不可獨據冢宰盧與孫王之説其義皆非故鄭以爲據諸侯言也但雜陳王事耳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

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偪行縢屨著綦綦屨繫也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其文既多各隨事節而解之自子至著綦以上還論子事父母之法也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故也　咸盥漱者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　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

安髻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且玄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雞斯之時去玄冠而有笄縰是知笄縰不得爲冠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者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　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者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注）縰韜至事也　正義曰縰韜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爲優云緌纓之飾也者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云端玄端士服也者特牲禮士祭服玄端故云士服也云庶人深衣者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人之賤者故知服深衣也云紳大帶者其制

備於玉藻云笏所以記事也者玉藻文其制亦備於玉藻 注紛帨至於日 正義曰鄭恐人不識佩巾當鄭之時齊人呼佩巾爲紛故鄭指而言之云今齊人有言紛者是也云刀礪小刀及礪礱也者鄭恐刀礪是一物故明之云小刀及礪礱也知小刀者與小觿連文故知也 注捍謂至火也 正義曰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韝謂之拾拾是收斂之意也云遰刀鞞也者此刀大於左廂刀也云木燧鑽火也者皇氏云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 注綦屨繫也 正義曰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絇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 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

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管線纊有之衿纓綦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笄今至著紳 正義曰云笄今簪也者謂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縱故於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也云衣紳衣而著紳者鄭恐經云衣紳謂衣著此紳故云衣而著紳謂加玄端綃衣而後著紳帶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緌端韠紳搢笏之屬 注 縏小至有之 正義曰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爲縏囊故云縏袠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爲四物而施矣 注 衿猶至屬也・正義曰案鄭注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鄭注昏禮既云笄而著纓則未笄

無纓也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注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之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之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棗栗

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敬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持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苛疥也 正義曰苛疥者以其苛與癢共文故知苛疥也 注 溫藉也 正義曰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 注 酏粥至枲實 正義曰酏既為粥粥是薄者則饘為厚者故左傳云饘於是注云饘鬻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郭景純謂糜也芼菜者案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為菜也用菜雜肉為羹云蕡熬枲實者釋草云蕡枲實也此中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孰或煮或熬故

云熬糗實也　棗栗至膏之　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飴
蜜以和甘飲食　以滑之者謂用堇用荁及枌榆及新生
乾薧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之　脂膏以膏之者疑者爲脂
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
注冬用至瀡也　正義曰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
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
同者此經堇荁相對故冬用堇夏用荁士虞禮葵與荁相
對故夏用葵冬用荁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云榆白曰枌
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郭景純曰枌榆先
生葉却著莢皮色白云免新生者薧乾也者案庖人云共
鱻薧之物鱻薧相對此經以免對薧薧旣是乾故知免爲
新生此免薧於周禮據肉爲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
枌榆之下據堇荁等
爲免薧義或爲然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
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　總角收髮

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使也　昧爽而朝　後成人也　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具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　注容臭至使也　正義曰臭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有香物色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故云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之屬　由命士以上

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免農也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將衽謂更臥處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須臥乃敷之也襡韜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臥奉席之禮及未臥之前且斂枕簟衾篋舉藏須臥乃鋪　御者舉几者謂早旦親起之後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馮之　斂席與簟者斂此所臥在下大

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臥之衾以篋貯所臥之枕也斂簟而襡之者簟既襯身恐其穢汚故斂此細簟以襡韜之言簟則韜藏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傳移也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餕乃用之牟讀曰堥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　衣衾簟席枕几不傳者侍御之人傳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嚮他處　杖屨祗敬之勿敢近者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祗敬之勿敢偪近也　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者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恒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

食 注 牟讀至槳器 正義曰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埜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水漿之器故春秋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懷嬴奉匜沃盥是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 婦皆與夫餕也

既食恒餕 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

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 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旨甘柔滑孺子餕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 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故注云末有原也末無也原再也無使有餘而再設也 羣子婦佐餕如初者冢子既侍母而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婦及衆弟婦而佐餕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故云如初也

【注】侍食至餕也　正義曰經云冢子御食則云羣子婦佐餕不云冢子故知侍食者不餕冢子無父故得侍母而食冢婦既不侍食故云猶皆餕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齊莊也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寒不敢襲癢不敢搔襲謂重衣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父黨無容不涉不撅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手曰漱足曰澣和漬

也

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綻猶解也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潘米瀾也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

注 睇傾至左股 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注云旁視爲睇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又下體離離爲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爲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爲旁視也

注 撅揭衣也 正義曰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

注 手曰漱足曰澣 正義曰以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既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

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此漱澣對文爲例耳散散則也故上曲禮云諸母不漱裳是裳亦漱也詩周南箋云澣謂濯之耳亦是不用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奠停地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湢浴室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

行以燭無燭則止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地道尊右疏正義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注祭嚴喪遽不嫌也　正義曰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所以得者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嫌邪之意注嘯讀至使也　正義曰嘯是自嘯叱謂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而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故以嘯爲叱矣云嫌有隱使者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嫌有隱使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恃其孝敬之愛或則違解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待後命而去也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謂難其妨已業

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遠懟怨勞事姑猶且也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

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言用也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怒譴責也不

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

禮之過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幷明父母舅姑接待子婦之禮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者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

戒令勿逆勿怠也　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者謂尊
者以飲食與己己雖不嗜愛必且甞之而待尊者後命令
己去之而後去之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者爲尊
者加己衣服己雖不欲必且服之而待後命而藏去之加
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者謂尊者言加己以事業事業欲
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嚮成不欲他人代己而難其
妨己之業　姑與之而姑使之者姑且也且與代己者之
事而且使代己者爲之　而后復之者待代己者休解而
后復本事業於己身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
從此以下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有勤勞之事者謂子婦
有辛苦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謂父母舅姑素來雖甚愛
此勤勞之子婦　姑縱之者姑且也所愛子婦既有勤勞
且緩縱之　而寧數休之者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
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
庸疾怨者庸用也子婦既不孝敬勿用憎疾怨惡之　姑
敎之者姑且也且敎誨之　若不可敎而后怒之者不可

教謂教而不從然後責怒之　不可怒者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者既不可責怒子被放逐婦被出棄表明也雖被出棄猶爲之隱不顯明言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撻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　不說者謂父母有過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說也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者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

謂鄉黨州閭所共罪也　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不可使父母得罪孰諫謂純孰懇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父母有婢子

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　宜猶善也　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疏　正義

曰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已亦愛之并明已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已亦當愛之　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者由自也爲自已身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毋敢比視父母所愛者故鄭云由自也

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　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被疏薄　父母曰是善事我者言此妻汝雖疏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子雖寵愛其妻父母不說出者出謂出去也案大戴禮本命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爲逆德也無子爲其絶世也淫爲亂其族也妬爲亂其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大戴禮又云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亂家女不娶類不正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案周易同人六二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

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鼎卦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巳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果決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父母雖沒思行善事必果決爲之若爲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得果決爲之舅沒則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介婦衆婦舅姑使冢婦毋怠雖有勤勞不敢解倦不友無禮於介婦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爲友娣姒猶

兄弟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下冢婦也命爲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家事統於尊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

以待之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冢婦介婦相於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注謂傳至婦也　正義曰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注衆婦至弟也　正義曰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者以其無禮故冢婦疏薄之此無禮謂非七出之罪若其七出自當棄之若冢婦無禮罪非七出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注雖有至掉磬　正義曰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注命爲使令　正義曰謂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敎令之命下冢婦也注或賜至兄弟　正義曰以下文云婦若有私親

兄弟將賜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也雖藏之以待舅姑之乏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祇敬也宗大宗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

宗族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祭於宗子之家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者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者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者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　終事而后敢私祭者謂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

事小宗子者亦然飯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孰穫曰稰生穫曰穛黍黃黍也膳目諸膳也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爲鴽也飲目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或以酏爲醴釀粥爲醴黍酏酏粥漿酢截水清新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酒目諸酒也清白

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糗餌粉酏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爲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餰是也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鱉醢醬實蓼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腶脩蚳醢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

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爲胖卵鹽大鹽也）凡食齊視春時（飯宜溫也）羹齊視夏時（羹宜熱也）醬齊視秋時（醬宜涼也）飲齊視冬時（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言其氣味相成）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

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

爵鷃蜩范蜩蟬也范蜂也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柤梨薑桂蔆芰也椇枳椇也柤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疏 正義曰此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各依文解之　飯黍至稰穛　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粢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爲

六但記文不載耳注孰穫至曰穛　正義曰穛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稍既對穛故爲孰穫　膳膷至鶉鴽　此一節論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也注此上至鴽也　正義曰知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者案公食大夫禮文云二十豆者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依公食大夫禮所陳設此等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等四物又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等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等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鴽二十此等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案公食大夫禮膮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故云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公食大夫禮以鴽爲鴽案釋鳥云鴽鴾母某氏云謂鶕

李巡云鴽鵪一云鴾母郭景純云鵪青州呼爲鴾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鴽鷃蝙蝠其義未聞熊氏云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飲重醴至醷濫　此一節明諸飲之物也　注 重陪至之也　正義曰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凡致飲之時有清者有糟者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注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於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　注 以諸至爲濫　正義曰案漿人六飲有涼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

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爲一物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鄭必知醷爲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醓醢及若醓醷則醷是醓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案酒正云一曰清則此醴也二曰醫則此以酏爲醴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酏則此黍酏也但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　酒清白此一節論酒之所用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以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故鄭云白事酒昔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　羞糗餌粉酏案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摶之據周禮粉下有餈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酏益之酏者於周禮羞豆之實故周禮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謂餰也　注　此酏當爲餰　正義曰上以黍酏是粥知此酏當爲餰者案周禮酏食共糝食文

連則醓是糝之般類此內則作糝與餰其事相連故云此醓當爲餰若其黍醓非膳羞所用且餰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 食蝸至卵鹽 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 蝸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 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 折稌犬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折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 和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 濡豚包苦實蓼者濡謂亨煑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 濡雞醢醬實蓼者言亨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 濡魚卵醬實蓼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亨其魚又實之以蓼 濡鼈醢醬實蓼者謂亨其鼈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 腵脩蚳醢者腵脩謂腵脯也言食腵脯之時以蚳醢配之 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爲羹

以免醢配之　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　麋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即上麋膚謂孰也　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穣鄭云桃諸梅諸是也　注卵讀爲鯤鯤魚子　正義曰知卵讀爲鯤者以鳥卵非爲醬之物蚳醢是蚳蜉之子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爲鯤鯤是魚子也　注自蝸至鹽也　正義曰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茙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

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諸儒更無所說今依用之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案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則亂者案上陳庶羞有膷臐膮有牛炙牛胾始云羊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云膚切肉也者以其與醢醬相類在豆之物故爲切肉若其正膚則在俎故少牢特牲膚皆在俎也云卵鹽大鹽也者以其鹽形似鳥卵故云大鹽也　注多其至氣也

正義曰依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此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注言其氣味相成　正義曰此云牛稌上云折稌用犬羹又云犬宜粱而以犬羹配折稌者此

牛宜稌之屬據尊者正食上之所云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與此不同　春宜至膏羶　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　春宜羔豚膳膏薌者春爲木王膏薌牛膏也牛中央土畜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　夏宜腒鱐膳膏臊者腒乾雉鱐乾魚膏臊犬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　秋宜犢麛膳膏腥者膏腥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　冬宜鮮羽膳膏羶者鮮魚羽鴈膏羶謂羊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 注 牛膏至鴈也　正義曰案洪範五

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今四時各有所尅脂膏而和膳食故知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云腒乾雉也者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爲乾雉云鱐乾魚也者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爲濕魚故知鱐是乾魚也云鮮生魚也者鱐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云羽鴈也者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　牛脩至薑桂　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故不言之　雉兔皆有芼者爲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庾又云自牛脩至薑

桂凡三十一物則芝栭應是一物也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賀氏云栭軟棗亦云芝木椹也以芝栭爲二物鄭下注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爲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注蔆芡至次録　正義曰柤梨之不臧者柤是梨屬其味不善故云不臧也　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者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兎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柹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柤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者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正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引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以下者證天子庶羞既多不唯三十一物而已云記者不能次録者謂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録天子之事但録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七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勑撰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尊卑差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　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案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　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

秋用蓼芥芥醬也脂用葱膏用薤脂肥凝者釋者曰膏三牲用藙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椴和用醯畜與家物自相和也獸用梅亦野物自相和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釀謂切雜之也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薌蘇荏之屬也燒烟於火中也自膾用葱至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調和飲食之宜　鶉羹雞羹者謂用鶉用雞爲羹　鴽者唯烝煑之而已不以爲羹故文在羹下　釀之蓼者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　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　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　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無蓼者薌謂蘇荏之屬言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

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注 芥芥醬也 正義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 注 藙煎茱萸至之檓 正義曰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也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皆為不利人也雛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鼈竅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皆治擇之名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肉曰脫之者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李巡注爾雅釋器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剥其皮

也　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摇也凡取魚摇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李巡注爾雅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斮之注云謂削鱗也　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恒洽拭之使新　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　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洽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　相梨曰攢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奥鹿胃

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朔不解者也赤股股裏

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鵠或爲鴇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腥臊羶奧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　牛夜鳴則庮者庮是臭惡之氣牛好夜鳴則其肉庮臭　羊泠毛而毳羶者羶謂羶氣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羶氣　狗赤股而躁臊者臊謂臊惡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臊惡　鳥皫色而沙鳴鬱者鬱謂腐臭也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者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腐臭　豕望視而交睫腥者腥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似星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者漏謂螻蛄臭黑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　雛尾不盈握弗食者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

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　舒鴈翠者舒鴈鵝也翠謂尾肉也言鵝尾之肉不堪食也　鵠鴞胖者胖謂脅側薄肉也謂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　舒鳧翠者舒鳧謂鶩鶩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　鴇奧者奧謂脾胵謂藏之深奧處鴇奧及鹿胃亦不可食凡此皆爲不利人也 注庮惡至胵也　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論晉獻公卜娶驪姬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謂香草蕕謂臭草薰蕕一時相和十年臭氣尚在言善易銷惡難除也猶比於驪姬之惡也云沙猶嘶也者嘶謂酸嘶古之嘶字單作斯耳云腥當爲星者謂肉中白點似星也故不得爲腥臊之字也云漏當爲螻者以漏非臭惡氣名故讀爲螻也云舒鴈鵝舒鳧鶩也者爾雅釋鳥文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鵝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李巡又云野曰鳧家曰鶩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 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

所謂聶而切之也

或曰麋鹿魚爲菹麕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㲞者近由此爲之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爲胖宛或作鬱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人爲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　麋鹿魚爲菹者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爲菹及野豕爲軒是菹也　麕爲辟雞兔爲宛脾者是齏也故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牒而不切麕爲辟雞兔爲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案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菹其辟雞

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醋中故云實諸醯物置醯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

【疏】釀菜至切之　正義曰此經云葱薤是釀菜而柔之故鄭注醢人云齏菹之稱菜肉通也云今益州有鹿臡者近由此爲之矣者鄭以今益州人有將鹿肉畜之臡爛謂之鹿臡附近由此名古之菹軒而爲此鹿臡也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者皆少儀文聶則牒也聲相近耳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

大夫無秩膳　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

大夫七十而有閣　有秩膳也閣以板爲之庋食物也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

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節級之等差【注】羹食至異耳　正義曰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是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爲羹也其黍稷稻粱之屬依禮正食之外臨時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爲飯故云羹食無等若依禮正食天子日食卽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菹及天子八簋諸侯六簋大夫四簋此等卽尊卑亦有差降也言羹食食之主也者凡人所食羹飯爲主助以雜物醬是衆食所須故曲禮云醯醬處內注云近醯醬者食之主又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爲饌本是也又牲與黍稷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雖文各有所施大理不異云庶羞乃異耳者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

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注云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乃異也 注謂五至常也 正義曰知五十始命未甚老也者以下云六十宿肉是有常秩此經云無秩膳故知是五十也秩常釋詁文 注有秩至物也 正義曰此經云七十而有閣故知有秩膳也然則六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時也 注達夾至腊也 正義曰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減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庋食也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者以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以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夏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
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
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
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
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
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
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
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

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
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
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
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
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
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
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

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
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
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
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
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

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哻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記王制有此

疏 正義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録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賤喻貴也疏正義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孝子之身終者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中心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者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謂言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没終竟已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　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者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況於父母所敬愛人乎

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有讀爲又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

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　五帝憲者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　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者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録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者言三王養老既法德行又從乞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爲惇厚之史故云皆皆者皆三代也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

淳毋 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牝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爲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䐸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

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醯醢與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湛亦漬也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

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此周禮糝食也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膋腸間脂舉或爲巨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狼臅膏臆中膏也以

煎稻米則似今膏餈矣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養老
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
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　淳熬者是八珍之内
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也則沃之以膏是也熬謂煎也
則煎醢是也　陸稻者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
孰之爲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
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注】毋讀至淳熬　正義曰以經
云淳毋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模象也法象
淳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經云黍食食飯也謂以黍
米爲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炮取至醓醢　炮取豚若將者言爲炮之法或取豚或
取牂故云取豚若將刲刳其腹實香棗於其腹中　編
萑以苴之者萑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帀豚
牂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以此墐
塗而泥塗之　炮之塗皆乾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　濯
手以摩之去其皽者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

之去其皽莫　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者付全豚之外煎
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　膏必滅之者滅沒也
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　鉅鑊湯以小
鼎薌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
鑊湯中　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
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　三日三夜毋絶火者
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絶 注 將當至全耳　正義曰以經
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爲牂聲相近又字體
一邊相似云封刲博異語也者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刲木
爲舟意同而語異云謹當爲墐者以謹非泥塗之物以聲
相近故爲墐也云墐塗塗有穰草也者用之炮豚須相黏
著故知塗有穰草也云糔溲亦博異語也者亦者亦上刲
刲封刲既博異語故云糔溲亦博異語也云唯豚全耳者
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
云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或亦毛
炮既無正文不敢定也 注 胲脊至醢與　正義曰知胲

是脊側肉者以脊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故爲脊側肉云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云去其皽皽既爲皮莫則餌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腱腱即筋之類云汁和亦醢醢與者以上炮豚炮牂調以醢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用醢醢　爲熬至食之　此一經論作熬之法　施羊亦如之者爲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注此七至是也　正義曰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模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　糝取至煎之　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注此周禮糝食也　正義曰案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故云然也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　注膋腸至爲巨　正義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　注

以膏煎至從餰　正義曰則似今膏餈矣者似漢時膏餈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説之云此酏當從餰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竿謂之椸楎杙也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咸皆也夫婦之禮唯及七

十同藏無閒衰老無嫌及猶至也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縪髦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辟女君之御日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各依文解之

注 笄謂之椸楎杙也 正義曰案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郭景純注云樴音杙李巡曰謂撅杙

也釋宮又云在牆者謂之揮郭景純引禮云不敢縣於夫之揮箷植曰揮橫曰椸然則揮椸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椸則以竿爲之故云竿謂之椸　唯及七十同藏無間者間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上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 注 五十至一御　正義曰此經據妾言之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云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云次兩媵則四日也者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云天子十五日乃一御者案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是也 注

辟女君之御日也　正義曰此謂卿大夫以下故經云妻而注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恒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　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　作有感動　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若始時使人問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　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　三日始負子男

射女否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疏正義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從此妻將生子至男射女否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 注 側室至寢也 正義曰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旣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經云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 注 若始時使人問 正義曰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使人日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但使人問之故云若始時使人問之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

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
天地四方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受乃負
之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
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不使君妾
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
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
子及食之法

注接讀至氣也

正義曰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爲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

注詩之至事也

正義曰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

者以木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大古也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者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 注禮以至幣也 正義曰此約士昏禮禮賔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禮之還用士禮 注士妻至有子 正義曰使其食子須有乳汁故知時自有子者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凡接子擇日 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冢子則大牢 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 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 皆謂長子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注　天子至下也　正義曰此云冢子大牢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別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者喪服父爲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云通於下鄭云此者以天子特云冢子則大牢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必知冢子通於下者以下文云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下即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明冢子之名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　注　庶人猶特豚也　正義曰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庶子既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欲與士同故云猶特豚此是三日接子之禮故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注云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與此接子適庶參差不同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　特埽一處以處之

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巳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爲庶母慈已者鄭注引此內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爲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又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 注 士妻食乳之而巳 正義曰既有子師慈

母保母各爲其事故知士妻但食乳之而已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也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夫

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

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

夫入食如養禮

夫入巳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饌食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 鬌所至羈也 正義曰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云夾囟曰角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云午達曰羈也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

注 入門至君也

正義曰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夫立於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

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云大夫以下見子就
側室者見子謂見適妻子就側室則此文是也云見妾子
於內寢者則下文云妾將生子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
內寢是也鄭注云內寢適妻寢也大夫所以見適子於側
室見庶子於適妻寢者辟人君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
見庶子於側室故云辟人君也知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者
下文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
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既著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
在路寢也又知人君見庶子在側室者下云公庶子生就
側室三月之末其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是就側室也
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
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
外寢君燕寢也又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者但
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
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
熊氏皇氏俱爲此說故今從焉　姆先至適寢　此一節

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　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曰母某氏敢用時日祗見孺子祗敬也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　夫對曰欽有帥者欽敬也帥循也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有循善道對妻既訖父遂執子右手咳而名之謂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　妻對曰記有成者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　遂左還授師者妻對既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　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者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　注其妻至敬也　正義曰祗敬及下注欽敬帥循皆釋詁文也　注宰謂至同生

正義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此既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桓六年子同生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彼謂諸侯也直云子同生不云世子者杜元凱云不云世子書始生言

始生之時未立爲世子也經云書名而藏之者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 注 四閭至屬吏 正義曰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 注 夫入至禮也 正義曰夫入已見子入室也者夫既就側室而見子見子既畢從側室而入正室云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者經云如養禮是始養舅姑之禮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大夫以上則無文必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

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各依文解之

注 子升至衣也　正義曰凡子生皆就側室者案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是卿大夫生子居側室此文人君見世子在路寢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是世婦抱子從外而入其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云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者案內司服注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名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褖衣者此謂見子又

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異於
尋常以禮見君故不服展衣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
少牢禮髮鬄是也鄭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爲之
其褘衣揄翟闕翟首服副副者覆首爲飾鄭注云若今步
繇矣鞠衣展衣首服編鄭云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矣
適子至無辭　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之禮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適子謂大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
則見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
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　禮帥初
無辭者禮謂威儀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
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
無勑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君與夫
人俱西鄉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
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　注外寢至成也　正義曰
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
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者

案前世子生直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 終使易諱 不以隱疾 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名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

注其先至爲改 正義曰知先世子生亦勿爲改者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　君巳食徹焉者君謂夫也以妾賤故謂夫爲君　使之特餕者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

注內寢至曰君　正義曰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之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等其燕寢在外亦名外寢故前注云外寢君燕寢是也云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者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

令妾已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云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者以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妻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始云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後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謂云此大夫士之妾也言其異正妻也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庶子生處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

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也　君所有賜君名之者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　衆子則使有司名之者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

注 人君至繻也　正義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者以經云其母朝服見於君乃云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是擯者抱子也故知妾不抱子引春秋問名於申繻者證有司名之一邊同耳其實異也春秋所云謂世子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庶人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者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　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者與

及也言夫問妻及子見父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言與卿大夫士同也亦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其見父之時父亦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及有戒告之事一如上矣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故鄭注云家統於尊所以無辭者若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戒告之辭今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　注父在至無辭也　正義曰所以無辭者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孫無所傳重故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故云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

於公宮則劬 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 大夫之子有食母 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 士之妻自養其子 賤不敢使人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爲均今亦或作旬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子庶子緩急之儀

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者此謂天子諸侯之禮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故先見乃食也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者謂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后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必循其首者言見適子庶子之時必以手撫循其頭首示恩愛之情也　注易說卦坤爲均　正義曰引易說卦者證此經旬爲均義案易說卦以坤爲均象地之均平今易之文或以均爲旬者是均得爲旬也皇氏云毋之禮見子象地之生物均平故引易以爲均若然案周禮均人職云上年公旬用三日鄭注亦引易坤爲均豈是毋見子之禮皇氏說非也　注天子至世子　正義曰知此經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

子諸侯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之時教之言語及鞶革鞶絲之事也

注鞶小至同也 正義曰此鞶是小囊盛帨巾男用韋爲之女用繒帛爲之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秪謂鞶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也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案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謂彼都人之士垂此紳帶如似鞶囊之裂是以厲爲裂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爲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

裂也此隱二年經稱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又紀裂繻來逆女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故云字雖今異意實同言同爲分裂之義也此是鄭康成之義若如服虔杜預則以鞶爲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故服氏云鞶大帶杜云紳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並與鄭異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方名東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蚤其別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示以廉恥九年教之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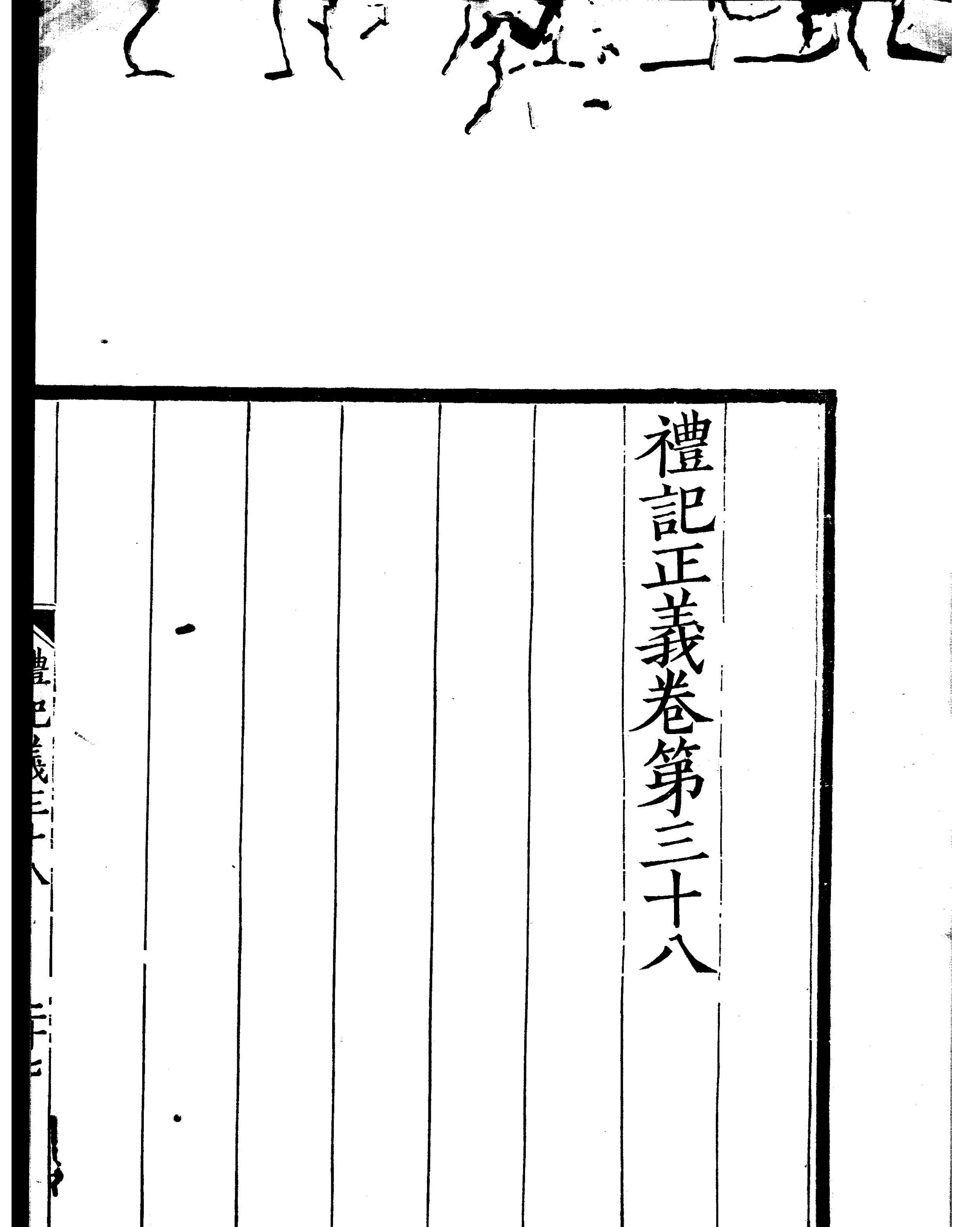
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大温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内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方猶常也物猶事也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事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凡男拜尚左手左陽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子教之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　衣不帛襦袴者謂不以帛爲襦袴　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爲　朝夕學幼儀者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　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舞勺者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　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舞武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　可以衣裘帛者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也　舞大夏者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　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　內而不出者唯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

出言爲人謀慮 始理男事者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韓詩説三十受兵若口率出泉國中則二十野則十五也 孫友視志 者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 者方常也物事也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爲國也 女子十年不出 恒居内也 姆教婉娩聽從 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 紃條 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 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 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 故謂父母之喪 聘則爲妻 聘問也妻

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為妾**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衒**凡女拜尚右手**右陰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注婉謂至貌也　正義曰案九嬪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此分婉為言語娩為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注紃條也　正義曰組紃俱為條也紝為繒帛故杜注左傳紝謂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注當及女時而知　正義曰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經云納酒漿籩豆菹醢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也　聘則為妻者妻齊也　奔則為妾者妾接也接見於君子也　女拜尚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



禮記正義卷第三十八

